



石川

III

短暫的退潮與西學

一九二二年三月，石川終於在五十歲時，達成自少年時代以來最大的夢想。他踏上航向歐洲的輪船，決心去拜訪巴黎，探望淺井忠所描寫的風景；倫敦，尋找英國皇家學院伊司特的記錄；到羅馬、威尼斯尋找Fantanesi的故鄉以及老師川村清雄早年遊蕩的足跡。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回歸東京

九一六年八月，石川欽一郎退

休後將返回日本之際，報紙的

角落有一段臨別送行的評論：

作為陸軍部的人，要找到石川君
的後繼者絕不困難，然而做為畫家乃至
於提倡趣味的石川君，絕對不會有繼承
人，他的離開對台灣而言是一大損失。
不過石川君的藝術家生命是長遠的，希
望他離開台灣後，繼續作台灣永遠的介
紹人，更願他成為永遠的夥伴，共同為
台灣而努力。（《台灣日日新報》，
1916.8.5）

●檢討石川欽一郎在台前階段的努力成
果，重要的是改變殖民地都會封建浮華
的藝文活動，推動新時代的藝術學習鑑
賞趣味。至於在培養新生代畫家的成果
上，則由於各方面條件尚未成熟，不如
來台第二階段的豐收。以一九一六年春
季紫瀾會與蛇木會聯合展為例，參展的
七位日本青年，往後只有小早川篤四郎

1 1916年春季紫瀾會與蛇木會聯合展，《台灣日
日新報》，1916.5.9。

富永親德（1896-1964）

熊本出生，台北中學校出身，參加石川欽一郎領
導之台灣洋畫研究會、紫瀾會。一九一七年起多次
個展於台北。一九二四年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畢
業。一九二〇年始入選帝展。國民美術協會會員。

與富永親德較為人所知。不過，不能
不提的是，這段期間，他在國語學校兼
課時，還有一位沈默寡言的忠實學生，
倪蔣懷（1894-1943）。後者曾在一九一
四年六月參與石川欽一郎師生水彩畫
展。更重要的是，倪蔣懷即將在老師下
次來台時成為他不可或缺的「護法」，
常隨其左右，甚至於是他晚年珍貴的贊
助者。



攝於一九一四年的倪蔣懷與其新婚妻子。

小早川篤四郎（Kohayakawa Atsusirō 1894-1959）

本名守，廣島生。幼年移居台灣，從石川欽
一郎學習水彩畫，加入紫瀾會。返東京入本鄉
洋畫研究所，師岡田三郎助。一九二四年個展
於台北，帝展出品，槐樹社、光風會、東光會
會員、新文展無鑑查。一九三五年受邀為台南
歷史館製作歷史畫，兩年後為基隆鄉土陳列館
製作歷史畫。同年入海軍赴上海，製作戰爭記
錄畫。戰後活躍於日展。



小早川篤四郎
恆春石門谷戰役（局部）



倪蔣懷 枋橋（板橋）
約1914 水彩
33×24.5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航向歐洲

●石川返國後，曾短暫地在東京三越百貨店擔任美術設計部主任。但生性不願受拘束的他，次年起便辭退工作，自在地到國內各處名勝旅行寫生，參加展覽會。一九一八年前後幾次曾經將作品送回台北，由友人為他舉行個展，也成功地賣出。他儼然成為台灣日日新報社駐日藝術通訊記者的模樣，每個月、甚至於每週，都將在日本各地創作的畫稿，以及重要展覽會的評介寄回台北發表。此外，他還陸續出版《寫生新說》

(1914) 以及英國水彩畫家康斯坦伯 (John Constable, 1776-1837) 的傳記畫冊 (1921)。

●一九二二年三月，石川終於在五十歲時，達成自少年時代以來最大的夢想。他踏上航向歐洲的輪船，決心去拜訪巴黎，探望淺井忠所描寫的風景；倫敦，尋找英國皇家學院伊司特的記錄；到羅馬、威尼斯尋找Fantanesi 的故鄉以及老師川村清雄早年嘔心瀝血地創作的足跡。

康斯坦伯 (John Constable, 1776-1837)

出生於 Suffolk，與Turner並稱為英國十九世紀最重要的風景畫家。以詩意入畫有名，一九二九年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一九二四年起入選法國沙龍展，並獲獎。對巴比松 (The Barbizon) 畫派等法國畫家影響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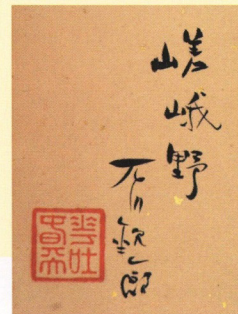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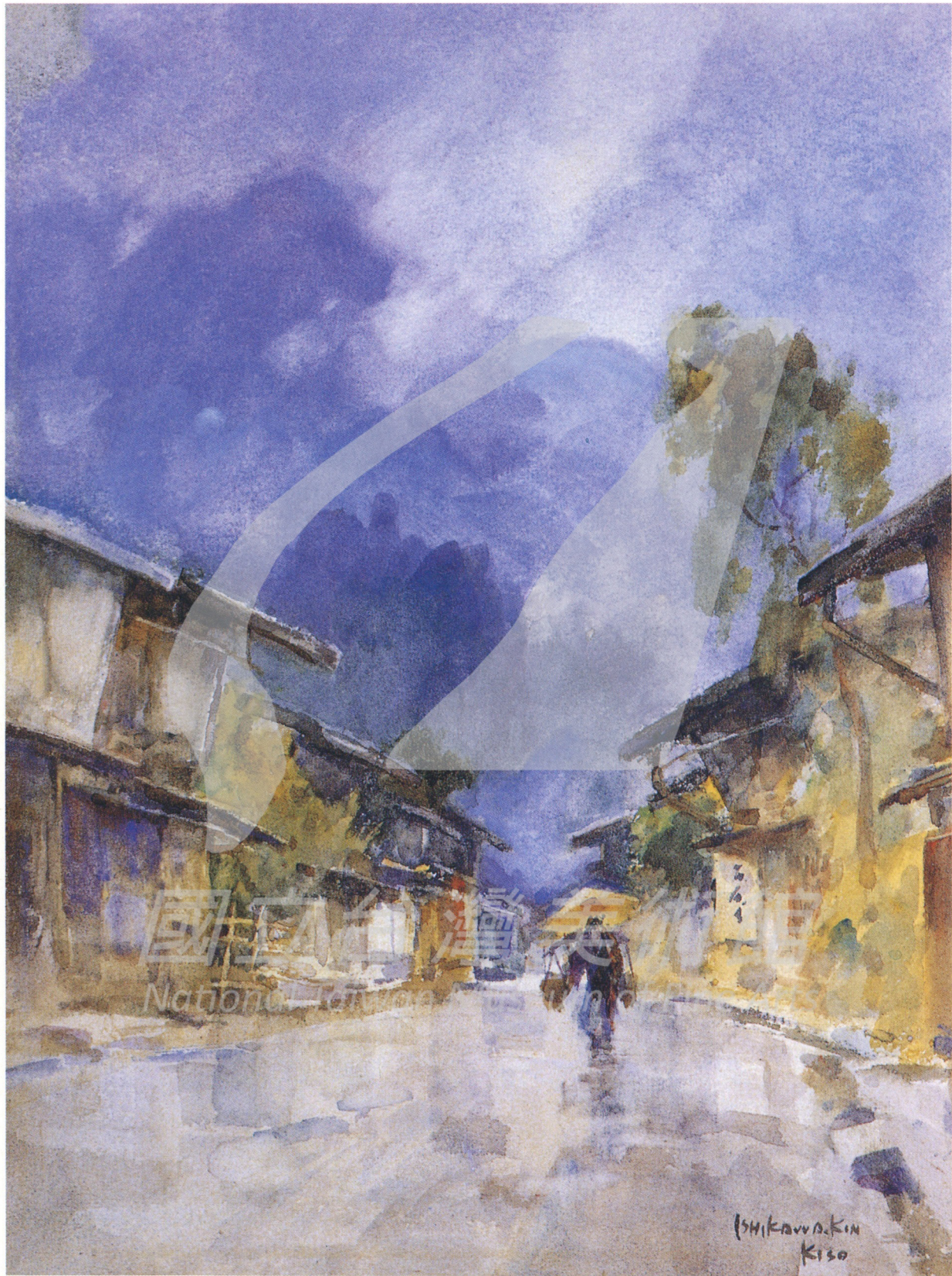
康斯塔伯 乾草車 1821
油畫 129.51×185.4公分



石川欽一郎 嵯峨野 27.3×24.2公分 絹·水彩 私人藏

作者在這幅小作品慎重其事地正面簽名：欽，鈐印：月可玩；背面題簽：嵯峨野，石川欽一郎，鈐印：華吐春天。嵯峨野位於京都西郊，富有庭園名勝與歷史古蹟。小幅絹本水彩畫，貼在灑金箋硬紙上，模擬日本畫的形式，畫風簡單瀟灑，既可裝框裱成西畫，也可以裱成小軸，適合裝飾和式茶室壁龕等。石川欽一郎曾提倡以水彩畫裱成和式畫軸，以利推廣於一般家庭。





石川欽一郎 木曾 水彩 33.9×25.3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奈良春日大社 水彩 33.7×25.8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奈良春色 水彩 28 X 34.4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春日農舍 水彩 25 X 34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當石川的輪船通經過台灣海峽時，台北的番茶會朋友還特地發個電報到船上，向他致意，恭祝他一路順風。充實的行旅中，他的畫筆沒有停過，也沒忘了寫信給故鄉的朋友、老師以及台北的讀友，興奮地報導所見所聞。正因為這裡曾經是他日夜思念的藝術故鄉，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陌生：

義大利人可以說和日本人非常相似，在比薩投宿的旅館老闆，從頭到腳的姿態就像日本人在帳房工作著一樣，總令人覺得好像身處在（東京）帝國大飯店裏似的。不過，比起日本內地，義大利的自然風光和台灣相似之處更多。大型宏偉建築屋頂上，紅瓦隨意地羅列著；住在狹窄的街道兩旁的人家晾曬衣物時，從窗口伸出竹竿橫跨馬路到另一邊房子的窗口；小孩赤腳在馬路上玩著摔角遊戲；只要稍微離開城鎮，道路上便滿佈砂石，塵沙飛揚直到頭頂等；都覺得很像是台灣的味道。在這樣的環境

寫生時，不知不覺有如在台灣的感覺。差一點要叫在一旁觀看的小孩「囡仔」，這時才驚覺這個地方是義大利呀！（《台灣時報》，1926.7）

●石川欽一郎歐洲畫作充滿浪漫情懷，色彩明亮，旋律輕快，時時難掩激動喜悅的情緒。描寫巴黎南邊近郊的墨東鎮（Meudon）水面如鏡，蕩漾著紫色的雲靄，遠處溫暖的夕陽斜照著古老的洋樓。寬廣寧靜的畫面中迴盪著旅人無限的回憶。

●「倫敦郊外」描寫馬車走過的鄉間小路，兩旁不知名的高大喬木幾乎像合掌的雙手，有力而溫暖地擁抱著路盡頭的馬車與洋房。「倫敦雨景」寫一位旅人撐著傘走在積水的路面，暮色逐漸圍攏過來。孤單的旅人望著眼前高大的樹林，似乎有些惶恐，但右方遠處明亮溫暖的洋房，鼓舞著他繼續大步向前探索。雨景當然是水彩畫家所擅長的題材，在另一幅日本鄉間的「雨景」，便

是一幅充滿懷古氣氛，步調緩慢寧靜，筆觸模糊的道路風景畫。相較之下，「倫敦雨景」宛如一幅潑墨山水，傾斜的畫筆快速地刷抹樹林，凝聚出旅人激

動而期待的心情。石川以歌頌禮讚的畫筆描寫風光明媚，典型英國倫敦街景或鄉間別墅，或義大利佛羅倫斯橫越歷史，永恆壯觀的大橋。



石川欽一郎 巴黎郊外 Meudon 1922 水彩 24.2×33.2公分 日本·靜岡縣立美術館藏



石川欽一郎 倫敦郊外 Oxgate 1922 水彩 32.8×25.3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倫敦 1922 水彩 25.7×33.7 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石川欽一郎 倫敦雨景 1922 水彩 24.5×33.7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石川欽一郎 日本雨景 水彩 24.5×33.7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Shikawa Kin



石川欽一郎 佛羅倫斯河岸 1922 水彩 25.8×33.5 公分 台北·倪氏家族藏



石川欽一郎 倫敦風景 1922 水彩 25.5×33.5 公分 新竹·李氏家族藏

大震災與轉機

●一九二二年底，石川欽一郎回到東京。次年春，在三越百貨店舉行旅歐作品展，又忙著籌畫第十回日本水彩畫會展，到關西等地旅行寫生。他在《台灣日日新報》不斷地發表旅歐速寫，以及回到東京後，回想比較倫敦與東京兩個都會的趣味插畫。八月，石川還在同報紙上發表「帝都之夏」、「箱根二日遊」，連載到九月五日。然而，一場空前的浩劫卻突然發生了。九月一日中午時分，關東地區發生八級以上地震，摧毀了無數生命與家園，石川在鎌倉的家被毀，幸好正在家中的夫人及女兒安然無恙，但是繼母則不幸喪生東京。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三日，石川以震災為題材的四幅素描傳回台北報紙刊載。

●浩劫過後，家徒四壁，東京的藝術活動也暫時被迫停擺。幸而，兒子滋彥的中學校長，志保田銈吉來訪，無意中提

供了一個轉機。原來志保田校長已轉赴台北，擔任台北師範學校，也就是前國語學校校長。他深知石川欽一郎曾領導台北文化圈，留下良好的風評。這時便極力邀請後者再度回到台北任教，發揮他對於推廣水彩畫的熱情。確實，在石川離台後，台北的藝術消費市場雖然持續成長，更多的日本雲遊藝術家或藝術商人短期來台展覽推銷，但美術界仍然出現了一段空窗期。一九一七～二一年間，新一代的領導人物，如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人陸續來台定居，但是他們都不像石川順理成章地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石川在總督府以及報社仍然擁有相當的人脈，加上校長支持美術教育，他將擁有廣闊的表現空間。同時，台灣已進入文官統治時期，提供給他一個推廣水彩畫的絕佳機會。

●在日本的西洋畫壇水彩畫已失去重要性，而美術教育方興未艾的台灣讓石川能夠充分地發揮其傳播新知識與技法使

命感。命運的轉捩點實在無法預料，如果不是這次大災難，石川大概不可能回

到台灣工作；但是這次轉機卻帶給石川更有意義的人生。



石川欽一郎 震災素描—鎌倉長谷觀音 台日報 1923.10.27

此觀音堂正好是四四方方，稻草鋪成的屋頂。因為如此吧，不管哪裡有地震，一點兒沒感覺，直立在那兒。附近一流的大木匠師引以為傲的嶄新建築，卻毫不保留地全數倒塌。因此對於耐震木構住宅我有個外行人的看法。房子儘可能蓋成四方形，柱子的數目多才好。房子的四個角落還要加上支撐柱，有如古代的木構倉庫般。屋頂的材料要輕，最好是石綿瓦，或白鐵皮，而且屋外屋簷下還要種強壯的樹木。提供我自己的經驗做參考。我家院子屋簷旁多虧種著細葉冬青，傾斜的房屋才沒有完全倒塌，因此家人安然無恙。（文／石川欽一郎）



石川欽一郎 震災速寫—鎌倉車站前 台日報 1923.11.4

車站前成排的松樹下，突然湧進大批賣東西的攤販，一望無盡。今川燒六個十錢，上等豬肉百文自五十錢，油炸豆腐皮壽司，素食天婦羅，狹窄的空間擠滿了賣香煙、襯衫、蔬菜的攤販，還有理髮舖。對面政府辦公廳也廉價供應各種物品。如今反倒比起震災前還方便；不過，到底誰來買這些東西呢？原來住在別墅的有錢人大致上都搬走到別地方去了，海軍眷屬因為住宅全都倒塌，也撤走了。本地人也陸陸續續地離開了。如此，留下來買東西的人變得很少。實在擔心他們的生意怎麼會好呢？不過，當然啦，地震也給鎌倉帶來難得的安靜，萬物自在蓬勃的好氣氛。像這樣回歸古時候鎌倉的日子，不知道能維持多久呢？（文／石川欽一郎）



石川欽一郎 震災後的電信局 1923 水彩 28.4×19.4 公分 日本·靜岡縣立美術館藏